

文艺风



曹文润

那是一个寒冷而又令人感动的夜晚,当《拉德斯基进行曲》最后一个音符像一朵蒲公英消失在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大厅时,我如梦方醒,徐徐起身,随着安静的人群走出巴山大剧院,我回头望了一眼,不少观众拥向前台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这个难忘的时刻。那些耀眼的闪光灯无疑也是在向乐团的灵魂人物——著名指挥家沃特·希格尔斯表达崇敬之情,这样的人生时刻值得纪念,这样的珍贵场面值得回忆,让我涌起一缕暖意。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我对音乐始终怀有敬意,如同仰视夜空中那些散发着神话与传说光泽的遥远星辰。这一次,托文化惠民政策的福,让四川达州人民有幸在家门口近距离欣赏到了一场世界水准的交响乐演奏。在近两个小时的新年音乐会里,我就像一位怀着虔诚之心小心翼翼走进圣殿的朝圣者,在第一个音符响起之时,就心甘情愿地把我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膜拜献给了音乐家们,让他们用充满魔力的倾情演奏带着我的灵魂在艺术的殿堂自由飞翔,无论是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

还是沃恩·威廉斯的《大海之歌》和乔治·比才的《卡门》序曲、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快速波尔卡,或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皇帝圆舞曲》,都堪称经典,更是一道道音乐大餐,尤其是那首我多年前从网络上下载被我欣赏过无数次的《蓝色多瑙河》,在现场近距离欣赏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当小提琴在A大调上轻轻奏出一串舒缓的震音时,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宁静的多瑙河上晨曦初露,波光粼粼,生机无限。同时它让我联想起了小约翰·施特劳斯这首不朽的圆舞曲成名之作问世相隔6年之后,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1873年在阿弗尔港口画的那幅著名的油画写生《日出·印象》,两位大师一定心有灵犀,不然他们怎么会不约而同地选择黎明为创作元素?那些旋律与笔触交织一起,重叠出另一番奇妙的艺术效果,而从转到A大调上的那些连绵不绝的起伏旋律里,我仿佛听到了桨橹拍打着水面的闷响,甚至闻到了薄雾中蓝色的多瑙河水那一丝丝扑鼻而来的清新气息……

我欣喜地注意到,那些与我一起刚刚接

受了艺术洗礼的观众,散场时的脚步似乎放轻了许多,神情安静,目光柔和。他们懂或是不懂交响乐已经不再重要。在音乐的感染和陶醉下我们一起心动,一起动容,眼眶湿润。

让我猝不及防的是,我眼前却不合时宜地闪现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形象……庆幸的是,此时我却更记得40多年前,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那惊世骇俗的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在他的膝盖跪在坚硬冰冷的地面那一瞬间,在现场目睹了这一伟大时刻的善良人们,为勃兰特的这个真诚而勇敢的谢罪举动感动得掉下热泪,这一跪,征服了饱受纳粹蹂躏的波兰人民,也冲淡了积淀在他们心中的愤怒与仇恨;这一跪,也让总理勃兰特和他的国家获得了全世界每一个爱好和平的人的尊重。

这是善的力量,良知的力量,这是另一种征服。和艺术的征服一样,这样的征服直达人心。

写诗吧

致耿莹老大姐

满嘉宽

马兜子是您儿时的摇篮
枪炮声陪伴着您长大
父辈的豪迈与刚强浸染了您
从此您不畏路途坎坷
从此您敢于自我超越

挥挥手

婚姻的阵痛化作一缕炊烟随风
自学的寂静时光使您心智沉淀成品质
地质专业的您竟然做了医生
篮球、短跑释放青春的激情

20年的经商风云注释着您的不凡超越
《听琴》《文姬归汉图》谱写您的心灵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是华夏好儿女——您珍爱祖国文化的情结
开出的璀璨花朵

新梦想付诸行动

您总是在新风景中圆梦

(注:耿莹,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火花

日日是好日

积雪草

记得年少时,每次遇到一点小事,就会惊慌失措。一次失恋都会把整个世界颠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虐,不吃不喝不出门,怎么想都想不明白,那个人为什么要和自己分手?自己究竟哪儿不好了?自省与检讨的结果,是那个人有眼不识金镶玉,分了就分了,没什么好可惜的。可是就算想明白了又能怎样?还是会有些不甘心,觉得篱笆边的蔷薇开得不那么艳了,觉得天空不那么蓝了,就连窗台上的那只小花猫也不那么乖了。总之,什么都变得黯淡而没有色彩,把一滴失恋的痛苦摆至放大镜下,无形中扩大若干倍。

工作之后,一个人在异乡漂泊,每天都被孤独和寂寞包裹着,让人窒息。有一年春节,一个人瑟缩在出租屋里,听着外面噼啪作响的鞭炮,想着家里这时候该包饺子了吧?热气腾腾的饺子,有我爱吃的三鲜馅、酸菜馅,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围坐在一起,温馨而美好,想着想着,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湿润了。此时,此刻,我一个人对着冰冷的出租屋生闷气,因为刚跟同事发生争执,因而觉得雪上加霜,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冰冷的,都是灰暗的,没有一点温度和色彩,那个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卷起行李,打道回府。

结婚之后,最初的磨合期并不好过,两个人总是争吵不断,每一次吵架都是伤筋动骨,不亚于一场小规模战争,就像两只小刺猬一样,彼此伤害,不懂得妥协和退让,只知道一味地向前,甚至吵完架之后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而吵。有一次争吵过后,一个人赌气跑到海边,站在礁石上,海风一吹,把内心所有的委屈和纠结都吹出来了,心中抱怨,那个人不理解自己,觉得那个人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人,觉得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其实,一切都是心境使然。那个时候看问题只会原地打转,一直到最后来生了一场大病,那场病,来势汹汹,有恃无恐,我根本无力抵挡,被疾病折磨得有气无力,心力交瘁,那个人倒是有良心的,不离不弃,一起相守,度过最困难的日子。

病好之后,我忽然觉得以前那些想当然的想法有点幼稚可笑,以为暗无天日的时光,觉得活不下去的日子,那些让人忧心的事情,却原来,都是最好时光。失恋、失业、争吵其实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与危及生命的疾病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宋代有一个高僧叫无门慧开,他幼年入道,参习经论,是一个大智者。他写过一首禅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说得真好,闲逸,睿智,可见守得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日日是好日。只要活着,余生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一辈子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好好爱自己,宽容对待别人,不浪费时间浪费在和别人较量、和自己较劲这些无谓的事情上。

万叶集



剩饭

邵东县砂石镇中心小学 李巧云

好不容易把难得“椰窝”的父母接到城里来小住。第一天和老人家倒还其乐融融,但接下来的日子,几乎天天为了一碗或半碗剩饭,母女俩闹得很不愉快。每到吃饭,眼尖手快的老太太总是把冷落灶台一角的一点点剩饭端起来倒进锅里加热,一边说:“你们先吃!”谁要阻拦,她就很生气地抓紧锅铲,在锅里搅拌得格外有节奏。那气势让你伸出去抢剩饭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

如此一来,我也学乖了。煮饭时,首先消灭剩饭。当然,我才不会让剩饭伺候我的肠胃,而是扑通一声倒进下水道。“你这是作什么孽啊!”我吓了一跳,这个老太太真是神了。

“妈,剩饭吃了没营养。”“你不会少煮一点?实在不要了,倒进垃圾桶啊,非要往粪坑里倒?”

“倒进垃圾桶不也是倒嘛,反正不是老鼠吃了就是蟑螂吃了!”我的妈呀,我这话把她气得都不轻,老太太脸色铁青,声音颤抖:“吃了才是天理,不管是谁吃!你这样,会遭天谴的。”

霎那间,我明白了,母亲每天固执地吃剩饭,绝不仅仅因为“节约”那么简单。

在她看来,这些白米饭,不仅是劳作者们在炽热的阳光下用汗水一滴一滴换来的,更是她一辈子不愿离开的土地无私奉献出来的。那是老天爷对生命的恩赐,如果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吸收,没有给任何生命提供能量,那就违背了天理,这种朴素的信仰根植于母亲的灵魂深处。

我再也不敢怠慢每一粒剩饭。如果剩饭,我会把剩饭蒸一蒸,再加入各种调料炒得香喷喷的,我和孩子都抢着吃剩饭。我母亲坐在饭桌旁,看着我们大口吃剩饭,满脸皱纹舒展如盛开的秋菊。在那笑容里,我恍惚回到了童年时夜色降临的村口,我翘首以盼,看见年轻的妈妈荷锄挑担,大汗淋漓地从田间地头匆匆归来。



梦蝶 追问/制图

黑白底片

睦邻海哥

刘志宇

海哥是我的邻居,准确地说是我父母的邻居。年近六十的海哥,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海哥个子不高,瘦瘦的脸,满脸苍霜,皱纹比较深,浓浓的眉毛,一看就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终日在田间劳作的人。海哥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种几亩田,栽几块菜土,艰难地将她们拉扯大。

“海哥家的大女儿找对象了呢?”“海哥家二女儿两夫妻就不错哪,有什么好吃的都带回家给父母亲呢?”“海哥的细女儿会赚钱,在街上买了一个大套间”……每次回家,父母给我叨唠的大都是海哥家的事儿。在农村,没有儿子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几十年的交往中,海哥却从没有流露出半点没有儿子的遗憾。

“谷爹,这是我家菜土里刚摘下来的新鲜蔬菜,送给您尝尝鲜;谷姨,我家里还有一些蔬菜,你儿女回来了,正好拿去吃。”我家后门传来海哥爱人的声音。海哥碰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父亲就好哪,他是我们永安的名人呢,走到街上,哪个不隔老远就喊谷爹,我屋里每年春节的对联都是你父亲写的……”海哥的脸上充满对我父亲的敬佩。

“谷爹新年好!”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零点倒计时的声音刚停,在楼上看晚会的我们一家都能准时听到楼下海哥夫妇大声吆喝着在敲门,海哥是来给我父母辞岁的。“谷爹,给您拜年啦!”大年初一的



早晨我们都还在梦里,海哥就来拜年了。年年如此,喜气盈盈。海哥的拜年声里充满着祝福,更多是洋溢着满满的家庭幸福感。

“今年怎么没听到海哥的声音?”去年大年三十晚上,零点钟声响了很久,习惯了的敲门声一直没有传进我的耳朵里,我奇怪地问父亲,母亲抢着回答:“他早就住到女儿家去了。”“哦,你看我这记性,回家时母亲在我耳旁不知道嘀咕了多少次:“我们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拆迁了,海哥第一个带头拆了老屋,暂时搬到星沙女儿家去住了。”

“谷爹,你说怪不怪,这次捡驴子,那些‘结经’的人,没有一个捡到好驴子,我们这些不‘结经’的人,都是捡的二楼四楼呢。”“可不,最后一个好驴子,硬是留都要留给我呢。”“好人有好报呢!”“我们两家就有缘,以前是墙挨着墙,现在是前后幢,窗对窗,喊得应呢!”最近回家,我家正在搞安置房的装修,海哥将安置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马上就可以住进新房了,海哥的女儿在小区内自家一楼门面开了一家建材商店,商店已经开门营业了,听说生意还蛮好的,海哥一有时间就到我家来,与我父亲闲聊,海哥与我父亲经常聊得笑逐颜开。